

周作人

所据为 1934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。

# 雨天的书

周作人 著



喝茶当于瓦屋抵窗之下，  
清泉绿茶，  
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  
同二三人共饮，  
得半日之闲，  
可抵十年的尘梦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# 雨天的书

周作人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天的书 / 周作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4

ISBN 978-7-5426-5967-5

I. ①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4893号

## 雨天的书

著 者 / 周作人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李书雅

装帧设计 / 阿 龙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朱 鑫 田 雪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/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138 千字

印 张 / 8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967-5 / I·1250

定 价 / 2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## 《雨天的书》出版说明

“雨天的书”是周作人1923年11月起在《晨报副镌》上所开专栏名，只六篇。

1925年12月《雨天的书》由北京新潮社初版。插画六幅，即：《病室前的若子》《哈多主教》《戈丹的三个聪明人》《蔼理斯像》《拉勃来像》《斯芬克思》。

1927年6月北新书局再版。

1929年11月26日所作《若子的死》，作为插页补入北新书局再版书中。

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《雨天的书》单本、《自己的园地》《雨天的书》《泽泻集》合集。

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自己的园地》《雨天的书》合集。

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。

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。

周作人作品，版本众多，各有优长，而以讹传讹、有些错误一再延续的，亦不鲜。为更切近作者、原版之意旨，本次再版本着“周作人自编文集原本选印”的原

则，一律按照周作人“自编”的目录进行内文的梳理编排，同时以世间流行的诸多版本互为印证，以求“正本溯源”。本版《雨天的书》所据为1934年北新书局版。

同时本版依据原版既有以及内文中重点提及的原则，插图共计四十一幅。《周若子遗像》《哈多主教》《葛理斯像》《拉勃来像》《斯芬克思》均有收录，同时增加了书中所提及人物之图片，书之书影、插图，地方之景象等，如《杀巨人的甲克》(*Jack the Giant Killer*)书影、《阿里巴巴》(*Ali Baba*)插图、《女神和恩底弥翁》(*Diana and Endymion*)油画、王羲之《衰老帖》书法等。

本版同时修订了此前版本延续的外文错误等，如：*Viginibus Puerisque* 改为 *Virginibus Puerisque*（拉丁语：青年男女）。

我们努力呈现最好的版本给读者诸君，唯能力时间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也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。

周作人作品出版编辑部

2018年1月16日

# 目 录

- 001 / 自序一
- 003 / 自序二
- 007 / 苦 雨
- 013 / 鸟 声
- 017 / 日记与尺牘
- 024 / 死之默想
- 029 / 唁 辞
- 034 / 若子的病
- 039 / 若子的死
- 042 / 体 操
- 046 / 怀 旧
- 050 / 怀旧之二

- 057 / 学校生活的一叶
- 062 / 初恋
- 065 / 娱 园
- 069 / 故乡的野菜
- 074 / 北京的茶食
- 076 / 喝 茶
- 082 / 苍 蝇
- 088 / 破脚骨
- 093 / 日本的海贼
- 097 / 我们的敌人
- 101 / 十字街头的塔
- 106 / 上下身
- 109 / 黑背心
- 114 / 托尔斯泰的事情
- 122 /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
- 126 / 蔼理斯的话
- 132 / 生活之艺术

- 137 / 笠翁与兼好法师
- 143 / 狗抓地毯
- 148 / 净 观
- 152 /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
- 157 / 与友人论怀乡书
- 161 /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
- 166 / 教训之无用
- 168 / 无谓之感慨
- 171 / 日本的人情美
- 176 / 我的复古的经验
- 179 / 一年的长进
- 183 / 元旦试笔
- 187 / 沉 默
- 191 / 山中杂信
- 209 / 济南道中
- 222 / 文法之趣味
- 229 / 神话的辩护



- 233 / 续神话的辩护
- 237 / 神话的典故
- 244 / 舍伦的故事
- 249 / 科学小说
- 255 / 读《纺轮的故事》
- 259 / 读《欲海回狂》
- 263 / 读《京华碧血录》
- 267 / 《两条腿》序

## 自序一

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，因为是冬天了，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，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。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，天色却非常阴沉，使人十分气闷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常引起一种空想，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，靠着玻璃窗，烘着白炭火钵，喝清茶，同友人谈闲话，那是颇愉快的事。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，再看天色，也就愈觉得阴沉。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，心思散漫，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只好随便写一两行，并无别的意思，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。

冬雨是不常有的，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。但是

---

\* 1923年11月10日刊《晨报副镌》。

在晴雪明朗的时候，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，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，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。

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，在北京

## 自序二

前年冬天《自己的园地》出版以后，起手写《雨天的书》，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，随即中止了。但这个题目我很喜欢，现在仍旧拿了来作这本小书的名字。

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，十分之八是近两年来的文字，《初恋》等五篇则是从《自己的园地》中选出来的。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，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。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，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，这也是无法。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，这些话没有趣味，说又说得不好，不长，原是我自己的缺点，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。这种东西发表出去，厌看的人自然不看，没有什么别的麻烦，不过出

---

\* 1925年11月30日刊于《语丝》55期。

版的书店要略受点损失罢了，或者，我希望，这也不至于很大吧。

我编校这本小书毕，仔细思量一回，不禁有点惊诧，因为意外地发见了两件事。一、我原来乃是道德家，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，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，更不必说道学家。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（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），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；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，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。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，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，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。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，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，结果只编辑了几卷说教集，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。也罢，我反正不想进文苑传，（自然也不想进儒林传，）这些可以不必管他，还是“从吾所好”，一径这样走下去吧。

二、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。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，其先不知是那里人，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，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。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，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，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“师爷气”。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，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，但是他那法家

的苛刻的态度，并不限于职业，却弥漫及于乡间，仿佛成为一种潮流，清朝的章实斋、李越缙即是这派的代表，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。我从小知道“病从口入祸从口出”的古训，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，更努力学为周慎，无如旧性难移，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，检阅旧作，满口柴胡，殊少敦厚温和之气；呜呼，我其终为“师爷派”矣乎？虽然，此亦属没有法子，我不必因自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，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：我有志为京兆人，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，则我亦随便而已耳。

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，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，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，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，不可勉强。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，生在中国这个时代，实在难望能够从从容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。我只希望，祈祷，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，荒芜下去，这就是我的大愿望。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，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，但是事既无聊，人亦无聊，文章也就无聊了，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。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。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，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。以后要怎样才好，还须得思索过，——只

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馀暇都还没有。

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，病中倚枕书

英国十八世纪有约翰妥玛斯密 (John Thomas Smith) 著有一本书，也可以译作《雨天的书》(*Book for a Rainy Day*)，但他是说雨天看的书，与我的意思不同。这本书我没有见过，只有讲诗人勃莱克 (William Blake) 的书里看到一节引用的话，因为他是勃莱克的一个好朋友。

十五日又记

## 苦 雨

伏园兄：

北京近日多雨，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，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。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，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，每感困难，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，但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雨声，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“靠塘来，靠下去”的呼声，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。倘若更大胆一点，仰卧在脚划小船内，冒雨夜行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，虽然较为危险，一不小心，拙劣地转一个身，便要使船底朝天。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，归途遇暴风雨，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，危险极也愉

---

\* 1924年7月22日刊《晨报副镌》。





《风雨归舟图》

戴进 绘

1388—1462，明